

艾小图
全新力作

温情治愈的暖心佳作

世间所有伤痕
终将因爱愈合

只是还没 遇见你

艾小图
著

无论你去哪，我都陪着你
下辈子谁也别喜欢，等我来找你

还好遇见你，没有错过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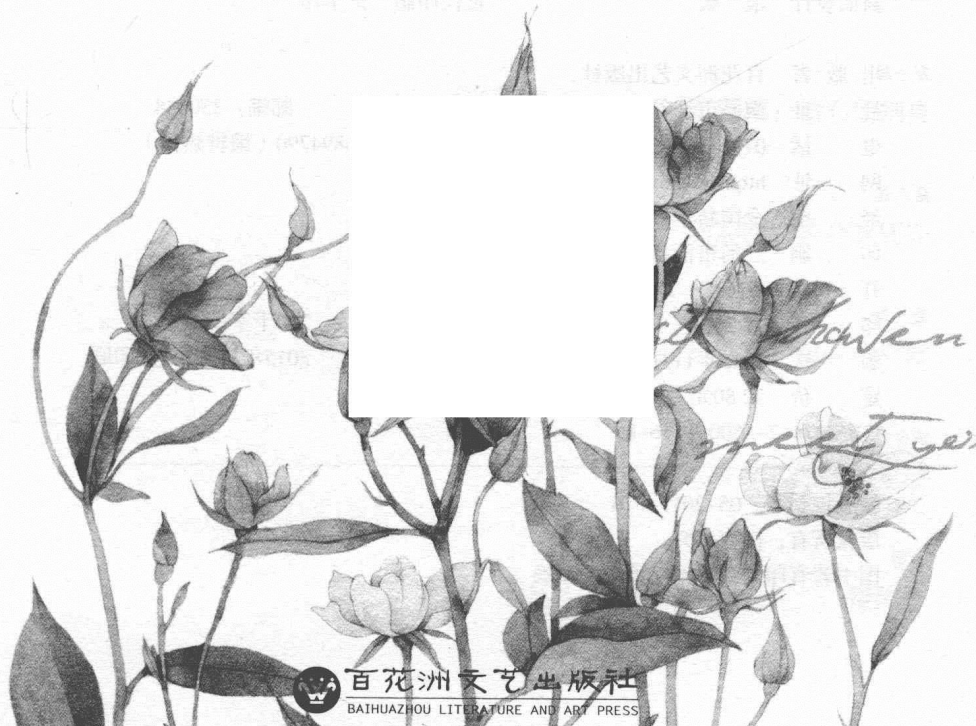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 HUA 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遇见你 只是还没

♥
艾小图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T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只是还没遇见你 / 艾小图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500-1116-8

I. ①只… II. ①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0560号

只是还没遇见你

艾小图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特约监制 丁元元
特约策划 丁元元
营销统筹 蕊蕊
封面设计 浪殿

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玥
特约编辑 楠方
营销推广 陈晨 李鲜
责任印制 张军伟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1/16 710mm × 980mm

印张 18.25

字数 220千字

版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80元

ISBN 978-7-5500-1116-8

赣版权登字: 05-2015-31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白头翁：命运的相逢

029

第二章

三色堇：难解的思念

057

第三章

风信子：不能说的爱

091

第四章

蝴蝶兰：初爱的预告

123

第五章

天堂鸟：画地即为牢

153

第六章

曼陀罗：危险的距离

189

第七章

豆蔻花：请君惜别离

215

第八章

勿忘我：转身我还在

241

第九章

风铃草：温柔的守候

271

第十章

忍冬花：永恒的牵绊

283

番外

错的人

第一章

白头翁：命运的相逢

夜晚的秋雨总是带着些许无情的凉意，文措用手摩挲着已经冷得快失去知觉的胳膊。

太久没有出门了，早上出门看见有阳光就以为很暖和，出了门才知道原来那阳光只是假象，这年头连太阳都学会骗人了。

举着从陌生男人那里“借”来的伞，文措加快了脚步。

雨帘悬挂，落在地上，青石板严丝合缝地拼接，雨水顺着路面流向两边的草地上，水珠清亮。

不远处的隔空停车场四处灌风，虽有少许挡雨的作用，却总归比不过家里温暖。

文措钻进停车场，在角落里找到了瑟瑟发抖不断喵呜着的一窝奶猫。

母猫看见人影的时候已经弓起了背、竖起了毛进入母亲式的战斗状态。后来看见是文措，“喵呜”一声，又蜷缩回孩子们身边。

文措把伞搁在奶猫们身边，替它们挡了些风雨：“虽然你有点乱来，可是孩子们是无辜的。”

母猫似乎通人性，对文措温柔地喵了两声，仿佛在说着谢谢。

文措伸手想去摸她，她警惕地伸爪子挠了她一下。文措看着抽回来的手，手背上赫然两道快见血的印子，她无奈地笑了。

“就会凶对你好的人，有恃无恐是吧？”很久以前就听人说，猫是养不亲的。原来还真是。虽然被抓了，但文措没有生气，蹲在猫窝旁边看着母猫用舌头一寸一寸仔细地舔着奶猫们的毛。奶猫们颤颤巍巍地挤向母猫怀里吃着奶。

文措一副要与母猫促膝长谈的姿态说：“你看男人多不可靠，说走就走，才不会管你一个人能不能活下去……”

淋着雨回到家，门还没打开，文措已经听到门内急促的脚步声。

果不其然，她一推开门，妈妈慌乱到有些扭曲的脸孔已经映入眼帘。

看到文措的那一刻，妈妈眼里的泪水哗哗地落了下来。

恍恍惚惚的，那一瞬间，她的表情让文措想起母猫对她毫不留情的那一爪子，手背上的伤口竟然隐隐又疼了起来。

“你去哪儿了？为什么电话都不接？”文措的妈妈文静埋怨而庆幸地凑近，她那么紧紧地抓着文措的手臂，仿佛一放手文措就会消失一样，“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害怕？为了你真的操碎了心。”她嚤嚤地哭着，那么无助地看着文措，“为什么要这样对妈妈？妈妈快活不下去了……”

文措有些不知所措，也有些无力难过，却还是努力打起精神来调侃：“妈，别啊，你现在怎么和我似的，动不动就活不下去呢？”

见文措还算精神，文妈妈忍不住捶了她两下：“你这孩子，你说为什么？我今天一翻日历就吓死了！哪天出门不好非今天！”

“明天日子特殊嘛，纪念纪念。”文措说得云淡风轻，心底却轻轻震颤。

文妈妈不想和她再谈那些不开心的事，只抓着她的手说：“答应妈妈，好好活着好不好？妈妈不能没有你。”

“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文措笑咪咪的，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她有些不记得她是怎样关上门的，只记得她并没有回答妈妈，也没有承诺什么。

关上房门的那一刻，憋了很久的眼泪突然就落了下来。要知道，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哭过了。

对她这样的人来说，连哭都是一种奢侈。

文措躺在床上，呆呆地盯着天花板上的吊灯。

1123天了，怎么还是会想他呢？

文措都忍不住要歌颂歌颂自己这可怕的痴情。不管怎么告诉自己要忘记，不管怎么强迫自己重新开始，万里的名字、有关万里的一切还是那么清晰，即使万里的面目已经渐渐模糊。

古往今来，那么多文人墨客歌颂过爱情，他们道着天长地久，时光离散，天南海北，生离死别。他们把所有的悲剧都写得唯美而可歌可泣，可对文措来说，他们写的都是狗屁。

万里走后，文措总是想，如果当年不曾爱过他该有多好？如果不爱他，那么也不会想他，更不会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文措用手捂着眼睛，指缝微微潮湿。

“万里，你不是爱我吗？为什么你死的时候，却忘了我还活着呢？”

回答她的，是一室清冷。

其实最初的最初，是万里在苦恋文措。

当年在学校，文措是文院的高岭之花，清高孤傲，谁也看不上。不管多少人追她，她都不曾动心。

万里并不是其中最优秀的，但他的耐心和执着却是绝无仅有的。三年的时间，他一直待在文措身边，不管文措拒绝他多少次，他依然笑咪咪的，永远在她回头就可以看见的地方。

那时候她是真的不爱万里，甚至觉得他有些烦。

他约文措在学校后街吃饭，文措转着脑筋想着该怎么劝说他放弃。

“我真的不喜欢你，你就不能换别人吗？”

文措搓着筷子，循序渐进地说：“你可以先找个女朋友试试，感情都是相处出来的。”

万里抬头，那双黑白分明的眸子里有文措看不懂的情绪。他喝了一口啤酒，寻常地答应：“嗯。”

文措没想到他这么爽快就答应了，也不知道接下去说什么，只头脑发热地问了一句：“你以后找女朋友会看长相吗？”

“看。”万里点头，微微笑着。

文措撇嘴，心想果然男生都是一样的，忍不住吐槽：“肤浅。”

万里还是点头，拿起筷子给文措夹了一筷子她最爱吃的菜，一字一顿地说：“看像不像你。”

“.....”

文措无法解释爱上万里的过程，也许就是那么一瞬间吧。

她想，今生今世，如果错过这个男人，就再也不会有了，所以她选择了抓住他。

相识三年，相恋三年，整整六年的时间，万里用尽十成十的心思，将他自己深深镌刻在了文措的生命里。

然后，他就那么毫无征兆地离开了，连带着与文措共同绘制的蓝图。

想到这些，文措擦了眼泪，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大骂：“我去你大爷的臭万里，韭菜香菜葱姜蒜都卷不出你这么讨厌的大头蒜！”

她骂来骂去，最后只无助地说了一句：“臭浑蛋，你现在回来，回来我就原谅你……”

陆远淋着雨回家，一回到家就打了两个喷嚏，想来这雨淋得有点不妙。

回想到夜里遇到的女人，陆远皱了皱鼻子。

和哥们儿秦前一块儿吃完夜宵，一个人举着伞回家，陆远一直在思考着毫无着落的毕业论文课题，大概是太专注了，连伞里钻进了个人都没有发现。

“帅哥。”一只纤长白皙的手落在陆远手臂上，带着雨里冰凉的秋意。

陆远被吓了一跳，瞪着眼睛看着眼前的女人。

雨让她的头发熨帖在头上，她随手将头发拢到耳后，露出精巧白皙的脸庞。柳叶细眉，一双杏核眼微微耷拉，营造出一种无辜感，让人看了就忍不住有点心疼。

她一身暖黄色T恤被淋得透湿，明明立秋了却还穿着短袖热裤，手上戴了一堆水晶珠子，目测有十几串，也不知道重不重。露在外面的皮肤都因为冷起了鸡皮疙瘩。她紧贴着陆远，用温柔的声音祈求：“帅哥，能不能借伞给我打？下雨太冷了。”

陆远以为她是要共撑，立刻答应，还很热心地问：“你家住哪儿？”

“我送你”还没说出口，手上的伞已经被她毫不客气地拿走了。陆远一脸错愕地看着眼前这个美丽的女人，竟觉得她有几分肖似暗夜里摄人心魄的女妖。

她举着陆远的伞，轻快地往前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对陆远说：“谢谢你借伞给我。”

雨夜里，她的声音悠远而悦耳，她眯着眼睛，笑得一脸善良：“刚忘了说，我觉得你的声音很耳熟。”

雨滴滴答答落下来，淋在陆远皮肤上，陆远的酒意醒了几分。他自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我行我素这么自我的人。说“借”伞就借走了，也不管人家淋不淋雨。

但这姑娘又实在漂亮，男人的劣根性在陆远身上完美显现。看到美女就说不出拒绝的话了，忍着雨还硬着头皮笑着，正准备回答：你可能是听过我的节目。

就听到那人用一脸无害的表情说：“大概是你的声音和长相一样，都特路人，所以我才觉得熟悉吧。”

“……”

这女人吧，美是美，就是有点缺心眼。

陆远一边拿毛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一边照着镜子这么想着。

身高一米八的陆远虽够不上明星的标准，但在生活中也算长相不错的男人。不然也不至于一直有女孩子“前赴后继”。

“路人”这个评价显然有点伤害陆远的自尊心了。他摘掉眼镜，对着镜子仔细看了很久，最后自言自语：“也不是很路人吧？”

明明很累，却怎么都睡不着。陆远觉得头有点疼，不知道是因为喝了酒还是因为淋了雨。躺在床上，陆远把玩着自己的手机，满满的通讯录被陆远上上下下翻了好几遍，最后停在一串陌生的号码上面。

号码的主人名字叫文措。挺少见的名字。

秦前是在陆远快喝蒙的时候突然提起她的：“你看你这么喜欢研究，我给你介绍个人吧。”

秦前说这句话的表情太过随意，以至于陆远怎么也没能分辨出他那句话语气的不同。

那是立秋后的一个星期四，凌晨十二点四十三分，夜里只有微微寒意，暑热未曾消弭。马路上车来车往，车轮摩擦地面发出刺耳又熟悉的声音。

烧烤摊仅有的几张桌子坐满了人，人声鼎沸，气氛热络，勾得陆远身体里的血液直往头顶涌去。

那一刻，他并不知道秦前给他介绍了什么了不起的人，只是很无所谓地问道：“什么样的人，值得你单独介绍？”

想起那个人，秦前立刻表情复杂了起来，想了一会儿，他摸着下巴，一字一顿说：“一个女的，平常嘻嘻哈哈没事儿人一样，就老说要去死。”

“嗯？”陆远觉得意识有些飘忽，只是下意识接了下去。

见陆远的酒喝完了，秦前又开了一瓶给他递过去：“这姑娘啊，不一般，非常特别。”

“噢？”陆远饶有兴味地看了秦前一眼，“怎么个特别法？”

秦前顿了顿，说道：“特别，漂亮。”

冲着秦前这句话，陆远几乎完全没有犹豫地拨通了那个号码。他在拨通的时候，并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

很久很久以后，陆远想，他人生最后悔的事，大概就是在半醉半醒脑子不是太清楚的情况下着了秦前的道。拨通了那个至今回想起来都想剁手拔舌头的电

话……

9月27日，凌晨一点二十五分。半晕半醒的文措被一阵手机铃声吵醒。

万里去世后的三年，文措几乎断了和所有朋友的联系，手机除了和妈妈联系外，也就骗子才给她打打电话。凌晨一点多，连骗子都有不打扰别人的职业道德，怎么会有人给文措打电话呢？并且是在她最沉浸在个人情绪里的时候。文措不禁感慨，这真是几百年难得一遇的找骂狂。文措忍不住要接起电话好好骂骂TA了。

接通了电话，透过信号传过来的是一阵平稳的呼吸声。

文措愣了几秒，几秒后，她听见电话那头的人清了清嗓子说：“你好，我是秦前警官的朋友，江北大学的心理学在读博士，陆远。”

秦前这个人，文措是认识的，秦前是她们家管片儿的民警，头脑单纯傻大个儿，人倒是挺不错的。

一开始不了解她底细给她送过两次花，后来两人在天台“约会”了两次，秦前就彻底撤退了。

回想起上次文措准备跳楼，秦前还站楼顶急得热锅上蚂蚁一样，大声吼着：“姑娘！你别这样啊！不就被我追求嘛！至于要跳楼吗？我不追了还不行吗？”

文措扑哧一笑，心想这还真是人以群分。聪明人还可能会排异聪明人，但傻帽都集结到一起了。

文措抿唇笑了笑，用甜甜的声音说：“您是心理学博士啊？可是怎么办呢？这里是性爱热线。”

说着，文措敲击鼠标，打开了回收站，恢复了之前电脑中毒被人传的乱七八糟的视频。屏幕上的画面不堪入目，文措扭过头看向别处，只把手机的听筒对准了音响，以确保电话那端的人能体验立体环绕声的音效。

女人嗯嗯啊啊的声音持续了十几分钟。文措算着时间，那人应该已经被吓退了，再拿起手机，却发现电话始终接通着。

文措愣了几秒，没想到这二愣子还挺执着，不由又说：“刚才播放的是亚洲的，还有欧美的，您要点播吗？”

文措能感觉到电话那端的人已经气愤难堪到了极点，却还努力用专业且冷静的声音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冷冷哼了一声，过了一会儿，文措满不在乎一笑，理直气壮地说：“您都找

上我了应该是知道的啊，我有病啊！”

.....

电话挂断后，文措闷在被子里越想越不舒服。又倏地从床上爬了起来，打开搜索引擎，搜了几个人流量很大的租房论坛。帖子写好正准备发，文措又觉得这不够解气，临时换了别的主意……

宁得罪小人，勿得罪女人。文措非得让那个什么远什么近的知道这句话怎么写才行。

挂断电话的陆远当时并不知道招惹了文措是多么严重的后果。

那天那个不愉快的电话让陆远对这个姑娘印象深刻。第二天起来，他忍不住给秦前打了个电话。秦前是个人民警察，管的片区自杀率高，正因为此，陆远才会把秦前介绍的人当作可以研究的对象。

秦前不知道是在哪里出任务，周围全是嘈嘈切切的声音。陆远长话短说把事叙述了一遍，末了忍不住抱怨：“是你说她很特别我才想接触接触，说不定能当我毕业论文的课题。结果呢？她那不是心理有问题，完全是神经病啊！”

秦前忙得焦头烂额哪有空搭理他，在电话那头也开了骂：“不是神经病能找你吗？！是正常人需要找你吗？！你神经病了吧！”

说完啪的一声就把电话给挂了。

陆远也是一肚子气没地方出，正准备回拨，电话就响了，他看也没看清，只理所当然以为是秦前，接起电话就开始摆架子：“这女的我管不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什么？”

电话那端传来陌生的男人声音。陆远愣了一下，把电话拿远了一些，看了一眼屏幕，是陌生的十一位数字。

“请问你是……”

“是陆远的手机吗？我在坛子里看到你的帖子，听说你玩儿得很大，什么都可以玩儿，三个人一起，你行不行？”

“什么坛子罐子的？你打错了吧？”

“.....”

陆远从那一天开始就进入了手机魔咒。不管是电话还是短信，只要手机一响

他就大抓狂。他后来才知道，他的手机号码被人发到了“基情无限交友论坛”。这个论坛是个基佬论坛，从帖子一发出来，他就不停被无节操的基佬骚扰，各种言语挑逗和赤裸裸约炮。

虽然他第一时间找到版主把帖子给删了，但还是不能阻止基佬们可怕的传播能力。之后的好几天，他的手机几乎都没法正常使用。

帖子里将他描述得“荤素不挑”“百无禁忌”“大胆敢玩”，吸引了大量寂寞猎艳的基佬。陆远被整得苦不堪言。

陆远想了很久也没想通是得罪了谁。

帖子的事弄得陆远做什么都没心情，推掉了夜间的情感广播节目，到学校和导师见完面，大概讨论了一下毕业论文的方向，饭都没吃就回家了。

家门还没进，电话又来了，手机在口袋里震个不停。陆远觉得那一刻他的愤怒达到了顶点，那种有气没处发的感觉实在太不爽了。他倏然从口袋里把手机拿出来，看都没看清楚就直接接通，也不等电话那端的人说话，就对着听筒大声吼着：“不约不约！不！约！炮！不要再打电话来了！”

扑哧，电话那端传来有些熟悉的笑声。

陆远再一看名字，竟然是文措。

“挺忙的啊？”文措的声音里充满了幸灾乐祸的笑意。

陆远却是笑不出来，他一下子想通了所有的事情，怒不可遏地质问：“是不是你？”

文措对她的所作所为毫不掩饰，大方承认：“我看你闲得慌，还有空管别人，就帮帮你。”

9月27日是文措和万里的恋爱周年纪念日。她提前一天出了门，就是为了去看一看他们曾一起走过的情人桥，写过字、许过愿的情人锁。

那一天没有任何人打扰她，甚至连她妈妈都尊重地给予了她一点点私人空间，而陆远这个不长眼的，竟然大半夜打电话来，把她仅剩的那么点私人空间都打破了。

一直以来，文措都非常抗拒别人觉得她有病，非常抗拒接触那些骗钱的心理医生和江湖神棍。

她没有病，她很正常。道理她比谁都懂。有些事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可以，谁不想好好活着？

可这世界上有些人就是自以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以为看了几本破书就能成为救世主。

大约是文措承认得太过轻描淡写，把陆远给刺激了，又或者是被文措整得太惨了，从来不说脏话的陆博士忍不住对着手机咬牙切齿地说：“文措，我去！”

文措倒是淡定自若，只轻飘飘回答：“有本事你去啊！”

“你要不是女的，我早揍你了！”陆远说。

文措甜甜一笑：“那怎么办？我就是女人呀。”停了几秒，文措压低声音，故意用很诱惑的声音说：“不信你来检查啊！”

陆远在电话那头深吸了一口气说：“文小姐，您听着，不管您是神经病还是有毛病，都与我无关，想干预您的事是我的错误，我也为我的不知好歹付出了代价。以后咱就是陌生人，我不打扰您，您也别再害我了，成吗？”

“那怎么行呢？”文措说，“神经病就是需要‘治愈专家’的帮助啊。”

电话被陆远急急挂断。文措想象电话那端的人慌乱紧张很晦气的样子，不由得笑出了声。

对一个面都没见过的陌生人这么做确实不厚道，可也真的挺好玩儿。

文措这么想着，叹了一口气，看来这几年她的生活真的太无聊了。

江北的秋天总是很多雨。早上出门还艳阳高照，晚上就默默下起了雨。

这几年文措总是忘记带伞。这是和万里谈恋爱谈出来的毛病。她从来不用带伞，因为不管天涯海角，不管白天黑夜，万里总能第一时间来接她。

躲在路边的屋檐下，看着眼前细密如织的雨幕，纷至沓来的回忆模糊了文措的双眼。所有的一切都好像是一场梦，全世界的人都醒来了，只有文措，还在执着于那些温暖的过去。

轻叹了一口气，用手摸了摸钱包，准备坐出租车。这不摸还好，一摸才发现挎包的拉链开了。

钱包和手机都被偷了，文措忍不住苦笑。看来小偷还挺聪明的，她买来烧的纸钱明明也长得像人民币，小偷却能准确分辨出来。

下雨的时候，出租车总是变得格外金贵，每次都是车还没停稳，已经好几个人上去抢。文措手上没钱，也不好意思去抢，只能在一旁等着。

她想去看看万里，可想了许久也没想到好办法，正当她准备随便坐一辆出租车先回家的时候，视线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有些熟悉的身影。

是上次“借”伞给她的男人，他也站在路边，似乎是准备坐出租车的样子。

当车在那人面前停住的时候，文措扯了扯脸颊，扯出一个温暖而得体的笑容，几步奔到那人身边。在那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猛地将他推进后座，随即自己也挤了进去。

“你你你……是你……”那人似乎也是一眼就认出了她，瞪着眼睛呆呆傻傻地看着文措。

“九桐山。”文措对司机报出一个地名。

“你这是什么意思？”

文措厚着脸皮扯着笑容说：“拼个车。”

那人一脸无语：“这拼得有点勉强吧，一个去城南，一个去城北，这是哪门子的拼车。你怎么不说拼车去月球呢？”

“原来你要去月球？”文措故作惊讶的表情，“带我一起吧，正好没去过呢。”

“……”

两人口角了一路，最后文措靠一个赖字诀把那人给KO（Knock Out，完成，结束）了。那人脸黑得和包大人似的，看得出来心情不是很好。文措也不是不识趣的人，闭目养神，不再打扰他。两人各怀心事，一句话都没有再说。

司机师傅一路开着广播，也没管后面。车开到九桐山路的时候，旁边的男人突然动了动，文措被细微响动吵醒。微微睁开眼睛，看见他抽筋一样突然在包里一阵乱翻，最后把钱包拿了出来。

“今天我有学生酒精中毒，我给送的医院，还垫了医药费。”那人说。

“嗯？”

那人用眼神指了指计价器，又说：“本来从医院到我家不到二十元，现在到郊区都上百了。”

正当文措还在疑惑，那人把打开的钱包展示给文措看，一脸撇干净一切的表情说：“我就这么多，多的你自己解决。”

文措被钱包里孤零零的二十块钱震到了，瞪着眼睛看了一眼陆远，忍不住吐槽：“真是比你脸还干净。”

她撇了撇嘴，向后一靠，压低声音，用只有那个男人才能听到的音量说：“我被人偷了，手机和钱包都没了。”

“啊！”那男人猛地弹坐起来，抬头看了一眼车窗外。

蜿蜒蜿蜒一条上山公路，四周荒无人烟，路灯都没有几盏，更别提银行取款

机了。

这时候司机关闭了广播，广播一关，整个车厢的气氛变得肃杀了起来。司机放缓了车速，问道：“你们是要去九桐山哪里啊？前面就没路了。”

“九桐山墓园。”文措冷静沉着，突然接了一句。

“啊……”这下轮到司机愣住了，外面下着雨，荒山野岭的，气氛凄然，司机大概也是有些害怕了，声音都开始发抖，“太晚上的……去墓园……做什么啊？”

那男人也回过头，一脸诧异地看着文措，低声说：“这黑灯瞎火的，去墓园是要吓死谁啊？”

文措看他们两个男人的反应，眼珠转了转，瞬间有了主意。

“回家啊。”她勾了勾嘴唇，淡定自若地对司机说。

“姑娘你住在墓园附近啊？胆儿够大啊。”不知是不是山上气氛太过诡异。司机之后一句话都不敢说，安静地开到了九桐山墓园。

文措安静地下了车，轻手轻脚，仿佛衣袂飘飘的鬼魅。那男人看她下来了，赶紧也跟了下来。

墓园就是墓园，还没真的走进去呢，阴风已经吹得人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文措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自己。周围很暗，她本就皮肤白皙，这会儿看上去更是惨白惨白的，头发又长，全披散着，都要看不清她的表情了。文措诡异地笑了笑，很满意现在的形象。她走到司机车窗那边去，面无表情地站着。司机见这场面，已经开始不住地哆嗦，打量了下四周，战战兢兢地问：“你住这儿啊？”

“对啊。”文措手心有点汗，但她脸上还是很镇定。她从包里拿出了一叠粉红色的票子，趁人不防的时候突然递给司机。

司机看到“钱”的那一刻眼珠子都要跳出来了，再看向她的时候，整个人已经快吓哭了：“姑娘……这是冥币啊……”

“啊？”文措仿佛一脸错愕，很是阴恻恻地说，“我妈给我烧的就是这个呀，不能用吗？”

“啊——鬼啊——”

“……”

司机自然是没敢接那些冥币，他被文措吓得魂都没了，哪还有心思去分析那些话是真是假，开着车一溜烟就跑了。

司机走后，偌大的墓园就只剩文措和那个男人了。

那个男人还呆呆地站在原地，大约也是有些害怕，一直抱着手臂没动。

文措想起第一次夜里来这里的时候，也曾觉得害怕，怕得连头都不敢回，一回头，入目的全是冷冰冰、阴森森的墓碑，脑海里跑过了从小到大看过的妖鬼怪志，后背像被人丢了块冰，直发凉。想必那男人现在也是在经历这个过程。

文措笑嘻嘻地看向那个男人，还不忘邀功：“我厉害吧？这就给我们省了车费。”

那人一脸苦笑，他哭丧着脸说：“小姐，不是你我会到这种地方来吗？你到底是谁啊？我的克星吗？”

雨蒙蒙的夜晚，风吹动山上的树木，树叶碰撞发出沙沙的声音，明明是恐怖至极的场面，文措却十分自在。

细密的雨丝淋湿了她的头发，文措伸手拢了拢头发，觉得这情景很是熟悉。

她礼貌地向陆远伸出右手：“你好，我叫文措。”

文措自我介绍的时候，那人明显愣了一下。文措好奇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只见他无可奈何地伸出手，咬牙切齿地说：“你就是文措啊，真巧，我是陆远。”

两人在雨中握手，仿佛革命同志一般壮烈。

“你就是陆远啊？”文措笑出了声，忍不住感慨，“我们还真有缘啊。”

陆远苦着一张脸，一字一顿很认真地对文措说：“和您有缘是好事吗？您别咒我行了吗？”

文措也不是不识趣的人，看得出陆远不是太喜欢她。

想想也是，听秦警官说他把用了十年的手机号码都换了，想来应该挺憋屈的。不知道为什么，想到这里，文措竟然忍不住笑了出来。

拿出口袋里用塑料袋包起来的纸钱和压在纸钱下面唯一的一朵白玫瑰，花瓣都被压蔫儿了，文措心疼得捋了捋。

“你这是去扫墓啊？”站在旁边的陆远突然问了一句。

“嗯。”文措点了点头。

陆远摸了摸鼻子，看了一眼周围，很是随意地说了一句：“反正都到了，和你一起去吧。”

文措笑了笑：“你是一个人害怕吧？”

“怎么可能！”陆远满口否认，却始终寸步不离地跟着文措，文措听见他小声嘟囔了一句，“瞎说什么大实话。”

雨势渐渐小了一些。两人摸着黑在一排排墓碑里走着，文措熟门熟路地找到